

惹瓊巴問道：「上師，您說過先作黑業，後作白業，白業只有正法。尊者！您是以什麼因緣得遇正法的呢？」

密勒尊者說：

「我漸漸對於放咒和降雹的罪惡，起了後悔之心。要想修正法的心念，一天比一天地強烈起來。常常白天不想吃飯，夜晚睡不著覺；走時想坐，坐時想走；對於所犯的罪惡十分後悔；因此厭世之心，常常湧上心頭。但是又不敢說想修正法的話。總是在想：『上師這裏，有沒有修正法的機會呢？怎麼辦才好呢？』」

「正在這樣不斷苦想的時候，遇到下面這件事：原來上師有個很好的檀越（「檀越」：就是施主。），他的家產富足，對上師的信心很好，恭敬承事上師不遺餘力。不知怎地忽然得了重病，盼上師為他加持祈禱，請上師到他的家裏去。

「過了三天，上師青白色的臉上，帶著苦笑回來了。我就問上師說：『師傅！你臉色為什麼這樣難看啊！為什麼老是這樣苦笑呢？』」

「上師說道：『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。昨晚，我那個最好的、最有信心的施主死了。因此，唉！我對這個世界就起了悲哀之心喲！我這個老頭子從青年時代到現在白了頭的暮年，一直在做咒術、誅法、降雹三種作業。你這個弟子雖是年輕，和我一樣，也犯了咒術和降雹

的大罪惡，這筆帳將來恐怕也要算在我頭上的！」

「我心中生出了疑問，便問上師說：『我們所殺的那些有情，上師難道不能夠使他們生兜率天（「兜率天」：欲界第四層天名。為彌勒菩薩所居之淨土，西藏修彌勒淨土者頗多。）或解脫嗎？』上師說：『有情的自性就是法性，在理趣上，原有這樣可令他們生兜率天和解脫道的說法，這種儀軌修法我也知道，但這不過只是解說文句，事實上真正能夠使他們得救獲解脫的，一個都沒有。從現在起，我要修習對自他二利都有實效的正法。你來教導我的徒眾好了，以後我要引導你到兜率天及解脫道去。或者，你去修正法，做我生兜率天與解脫道的引導者。你求正法所需的東西，我都供給你。』

「啊！當時我聽了，心裏多麼高興啊！我日夕渴望著的事竟要實現了，連忙對上師說：『我願意去修正法！』上師說：『你年紀輕，精進心與信念也強，那麼就請你一心一意地去修正法吧！』

「上師就忙著替我準備行裝，把寧哦出產的毛布與藏片裝在一匹馬上，連馬一起送了給我。告訴我：在察絨那地方，有一個雍登喇嘛尊者，這位老人家，通達正法大圓滿（「大圓滿」：紅教所傳的無上心地法門。）教授，是一位得了成就的上人；你到他那裏去修習正法好了。我拜別了上師和師母，來到察絨那，看見了雍登上人的太太和幾個徒弟。他們對我

說：「這是雍登喇嘛的本廟，但是上人現在卻在寧拓惹弄的分廟裏，不在此地。」我對他們說：「我是雍同多甲喇嘛派來的，請你們派一個人領我去見上人。」又把來歷詳細地說明了，上人的太太就派了一個喇嘛領我去。到寧拓惹弄，拜見了上人，我把毛布和藏片一起獻上說：「我是從上方來的，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，請您慈悲，傳我一個今生解脫輪迴的法門。」

「上人說道：『我的成就大法：根，本性殊勝；道，獲得殊勝；果，使用殊勝；書思維，書成就；夜思維，夜成就；根基好的，有宿因善根的人，無思維的必要，聞法即解脫。我就把這個法傳給你吧！』於是上師就為我灌頂（「灌頂」：密乘傳法，即為灌頂。「灌」大悲護念義；「頂」佛果最上義。謂諸佛以大悲水灌頂，能使功德圓滿之意。）又授給了我口訣。那時我暗想：從前我修咒術的時候，只修了十四天就有了效應，降雹法只修了七天就得了成就。現在上師傳給我比咒術和降雹還要容易的法，書思維，書成就；夜思維，夜成就，有宿善者聞法即成佛，無思維的必要。我能夠遇此大法，自然也是有善根的人。因此生起我慢之心，全不思維修習，人與法相離。」

「這樣過了幾天以後。一天，上人來看我，對我說道：『你說你是上方來的大罪人，這話真不錯。我的法，也稍微誇大了一點，我不能引導你，你現在立刻到羅白來克的札絨地

方，去依止印度大行者那諾巴的親傳弟子、至尊譯經大師——馬爾巴尊者。他是新派密宗的行者，得了三種無分別的大成就者；他與你前生有緣，你去好了！」

「我聽見譯經王馬爾巴譯師的名字，心裏就說不出的歡喜，全身的汗毛直豎，眼淚如潮水般地湧出，生起了無量的歡喜、虔誠和無比的信心。

「我帶著旅行的食糧與上師的介紹書信，就動身上路了。一路上老是想，恨不得馬上會見上師才好。

「在我要行抵扎絨的前一天晚上，馬爾巴上師夢見大善巧者那諾巴上師降臨灌頂，那諾巴尊者給了馬爾巴上師一個五股琉璃金剛杵，在杵的尖端上，略微沾有一些塵垢；另外又給了一個盛滿了甘露的金瓶子，說道：『你拿這個瓶子裏面的水來洗淨金剛杵上的塵垢；把金剛杵高懸在大幢之上；上令諸佛歡喜，下令眾生獲益，這樣就能成就自他二種事業。』言畢逝去。馬爾巴上師就依照尊者的話，用瓶中的甘露，洗淨金剛杵，把金剛杵放在大幢之上。金剛杵忽然大放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光明照在六道眾生的身上，消除了所有的痛苦和悲哀。眾生快樂踴躍，向馬爾巴上師和大幢頂禮；恒河沙數無量諸佛都向著這個大幢開光（「開光」：就西藏佛教一般習俗言，開光者即諸佛親自降臨加持祝福。）。

「上師早上醒來以後，心裏非常高興，正在思量夜間的夢，卻見師母慌慌忙忙地跑來說

道：「上師！昨晚我作了一個夢，夢見北方烏金利土來了兩個年輕的美女，手裏捧著一座琉璃寶塔，上面稍微有一點塵垢。她們對我說：這是上師那諾巴的意旨，要妳把這座塔開光以後放在山頂上。你就說：「既是那諾巴上師的意旨要我開光，我當然要做的。」於是你就用水洗淨了寶塔，又開了光，把寶塔放在山頂之上；寶塔忽然放出如日月般無量的光明，光明中又化現出無數的寶塔來。我作了這樣的一個夢，上師你看這夢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上師聽見師母說了這個夢以後，知道師母的夢與他自己作的夢完全相合。心裏雖然非常高興，但是表面上卻一本正經地說：『夢都是幻想無實的，我也不知道妳的夢有什麼意思。』接著又說：『今天我要到地裏去種田，妳給我準備一下！』師母說：『像您這樣一位大上師去做這種事，別人會笑話我們的！請您還是不要去吧！』上師不聽，又吩咐說：『給我拿一罈酒來，我還要招待今天來的小客人呢！』上師帶著酒，拿了工具，下田去了。

「馬爾巴上師到了田裏以後，先把酒罈子埋在地下，用帽子蓋起來，鋤了一會兒地，就坐下來，一面休息，一面喝酒。

「那時，我已快到羅扎烏谷的邊緣了，沿路到處向人探聽至尊馬爾巴大譯師住處，不料竟是連一個聽說至尊馬爾巴譯師這個名字的人都沒有遇到。等我走到要看得見羅扎烏谷的一個十字路口時，遇見了一個人，我又問了他一遍，他說：『馬爾巴，倒有這麼一個人，可是

至尊馬爾巴大譯師卻沒聽過！』「那麼，羅扎烏谷到底在什麼地方呢？」他指著對面的山谷說：『羅扎烏谷倒不遠，就是對面那個地方！』「誰住在那兒呢？」『馬爾巴就住在那兒！』「他還有別的名字嗎？」『有人叫他馬爾巴，也有人叫他馬爾巴上師！』於是我知道這一定就是我急於要尋訪的馬爾巴上師了。

「我又問他：『這個山坡叫什麼名字呀？』『此地叫做法廣坡！』我心裏想在法廣坡上看見了上師的住所，緣起非常好！心裏真是高興，一面走上去，一面又向人詢問。走不一會兒，遇見一羣放羊的人，我又問他們馬爾巴譯師住在哪裏？一個老頭子說不知道；其中有一個很漂亮、很可愛的小孩子，穿的衣服很講究，口齒也很伶俐，對我說道：『喂！你大概是說我的父親吧！我父親把家產都賣光了，換成金子，帶到印度去，回來的時候，帶了很多長頁子的經書回來。他一向不種地的，今天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在那邊田裏種起地來了！』我心想大概不會錯了，但是又疑惑，怎麼大譯師會自己種起地來呢？一面思忖，一面走著，忽然看見路旁田裏面，有一個身材魁偉健壯的喇嘛，生就一雙大眼睛，目光炯炯的在那兒鋤地。我一看見他，心裏就有說不出的愉悅，在不可思議的快慰熱情中，忘記了現世的一切。過了一會兒才甦醒過來，我就走到這喇嘛的面前問道：

「『有沒有一個印度那諾巴大師的徒弟馬爾巴譯師住在這裏啊？』」

「這位喇嘛把我從頭上到腳下仔仔細細地看了很久，說道：

「你是誰，你找他幹嘛？」

我說：「我是後藏上方的一個大罪人，馬爾巴的名氣很大，我是到他這裏來學法的！」

喇嘛說：「我一會兒帶你去見他好了，你快替我鋤田吧！」

「說著就把帽子拿開，把地下藏的酒罈拿起來，嚐了嚐酒，好像很好喝的樣子。嚐完了酒，他把酒罈放下就走了。

「他走了之後，我把酒罈拿起來，一咕嚕把酒都喝光了；隨著我就鋤田。不一會兒，我才放羊人羣中的那個穿得很漂亮、很伶俐的小孩跑過來對我說：「喂！上師叫你進去呢！」我說：「我要先把這個田耕完了再去，剛才那個人幫我去傳話給上師，我也一定要替他把田耕完才對，請你先通稟一聲說我馬上就來了！」我就一口氣把田全部都耕完了。以後這塊田就叫做順緣田。」

「耕完了田，小孩子就帶我去見上師。剛才我見到的那個肥壯的喇嘛坐在一個鋪有三層厚墊子的高座上，座上刻有金牛星和大鵬鳥的花紋。他好像剛洗完臉似的，但是我彷彿還看得見他的眼毛上有一點灰塵；他肥肥的身體，坐在那裏正好一大團，肚子胖胖的凸了出來。我打量著，這就是剛才種地的那個人呀！馬爾巴在哪裏呢？於是就東張西望的到處看。上師

就笑著說：

「這小子是真的不認識我啊！喂！我就是馬爾巴，你磕頭吧！」

「我就恭敬的頂了禮，說道：『我是藏地來的一個造了惡業的大罪人，我以身、口、意都供獻給上師；請上師給我衣食和正法，並請慈悲賜我「即身成佛」的法門。』」

「上師說道：『你是個大罪人，關我什麼事？罪業是不會到我的頭上來的！而且又不是我叫你去造業的！喂！你究竟造了些什麼業呀？』」

「我就將過去的事詳細地說了一遍。

「上師說：『哦！原來如此！把身、口、意都供養上師倒是應該的，可是我不能又給你衣食，又傳給你法！要麼給你衣食，你到別處去學法；要是傳你法，你就得到別處去求衣食去；這兩樣只能給一個，你好好地選擇一下好了。再者，我就是傳給你法，也不一定是今生就能成佛，這完全要靠你自己的精進的！』」

「我說道：『我是到上師這兒來學法的，衣食我另想法子去。』說完了，我就拿著一本書到佛堂裏去。

「上師看見了說：『你的書拿到外面去，我的護法神嗅了你的邪書氣，說不定會打噴嚏的！』我詫異地想：上師大概知道我的書裏面有咒術和誅法了吧！」

「上師讓了一間房子給我住。我在裏面住了四五天，做成了一個放東西的皮口袋；師母又給了很多好吃的東西，待我非常地好。」

「為了供養師父，我就到羅扎烏谷到處去要飯，討來了廿一升麥子。用十四升麥子買了一個毫無破損鏽爛的四方形大銅燈；用一升麥子買了肉和酒；把其餘剩下來的麥子都裝在我自己做的皮口袋裏。又把大銅燈捆在口袋上面，揹著走回來。揹到上師的住宅前時，身體已經疲憊不堪；撲通一聲，把東西從背上拿了下來。滿滿的一口袋麥子的份量很重，把房子都震動了。上師正在吃飯，馬上出來看，瞧見是我，就說道：『這小子，氣力倒真不小啊！喂！你是不是想把我的房子弄倒，壓死我呀？真混帳！快點把口袋拿出去！』說著提起腳就踢我。我只好把麥子拿到外面。心裏暗想：這位上師真不好惹啊！以後總得好好地謹慎侍候才是。但是心裏卻沒有一點不滿意的心思或邪見。」

「我向上師頂禮，把買來的大銅燈供養給上師。上師手裏拿著銅燈，閉著眼睛默思了一會兒，不禁流下淚來。他很歡喜，很感動地說道：『緣起太好了！這是供養大梵學者那諾巴上師的。』上師結印做了供養之後，用棍子把銅燈敲了敲，銅燈發出鏗鏗的聲音來。上師把銅燈拿到佛堂去，在銅燈裏面裝滿了酥油，裝好燈心，把燈點了起來。」

「我心裏很著急，急於想求法，就跑到上師的面前請求說：『請上師就傳給我大法和口

訣吧！」

「上師說：『由衛藏到我這來學法的徒弟和信士很多，但是蜀大和令巴地方的人搗亂，常常搶劫他們，不准他們送食物和供養給我。現在我要你對這兩個地方下冰雹，要是成功了，我就傳法給你！』」

「為了求法，我就又一次的使了降雹術；果然是成功了。我又回到上師面前來求法，上師說：『你不過下了兩三塊冰雹，就想要得到我從印度苦行得來的正法嗎？如果你真要想法的話，那麼，讓我告訴你：卡哇地方的人們曾打我的徒弟，一向專門跟我作對，你要真是有厲害的誅法，你就應該放咒來咒他們；成功以後，我就把那諾巴上師傳下來的「即身成佛」的法傳給你。』無奈，我又開始放咒了。不久，卡哇地區，果然起了內亂，殺死了很多人，與我們作對的都死了。上師看見我的咒術真的靈驗了，就說：『人家說你的誅法厲害，咒力很大，倒不是假的啊！』自此，上師就呼我為『大力』。

「我再次又向上師請求傳正法，不料上師大笑道：『哈！哈！哈！你造了這麼大的罪，還要想我把這個不惜生命到印度，用黃金供養上師的口訣、空行母的心要，輕輕易易地給你嗎？就是開玩笑，也未免開得太過了。再說，你這善使誅法的人，今天若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人，恐怕你早就把他殺掉了。好！現在你要是能把蜀大、令巴的收穫恢復，和卡哇殺死的人

都弄活，我就給你傳法，否則你就不要在我這裏住了。」將我痛罵一場。我失望已極，就放聲痛哭，師母看我可憐，就跑過來安慰我。

「第二天一早，上師到我這裏來說：『昨天，我對你說得也未免太狠了一點，不要生氣！你身體很強壯，我想要你給我建造一間裝經書的石屋。這石屋修好了，我就傳法給你，你所需的衣服、食物都由我供給！』」

「我就說：『要是我在造房子的時候，法還沒有求到就死了，那又怎麼辦呢？』」

「『我擔保你在這個期間絕不會死！一個人沒有勇氣是不能修法的，你卻像是一個有毅力能精進的人。即身成佛或不成佛，完全要看你自己的精進如何。我的教派與別人不同，具有不共的加持力。』上師和顏悅色、很親切地對我說。」

「這樣一來，我就非常地歡喜起來，即刻請求上師將造房子的圖樣給我。上師說：『我的這個房子，要築在一個險要的山上。可是這個地方，以前族人曾經議定不許在上面造房子；幸虧當時文約上我並沒有署名，所以不必受他們的約束。我想在東方的山頭上造一所圓形的房子，你也可以藉此消除你的業障！』」

「我就這樣奉了上師的命令，開始造起房子來。大約在房子做了差不多一半的時候，上師來了，對我說：『前些時候我沒有想妥，這地方不大好，你現在把石頭和材料都運回原地

去吧！」我只得把石頭、木料，一塊塊的從山上搯到山下。上師又帶我到西方的山頭去，把他的那件半月形的上衣，層層疊疊地摺起來，放在地上說：『你就照這個樣子替我起一間房子吧！』這一次真是費力，一個人造一所房子，每一件材料都要自己從幾里路的山下搯到山頂上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等到蓋了一半的時候，上師又來了，說道：『這房子看起來好像還是不對，請你把他拆掉；木頭、石頭和材料仍舊送回原地去吧！』我只得照上師的話辦，一塊一塊的又把房子拆下來！

「上師又帶我到北方的山頭上去，對我說：『大力，那幾天我喝醉了酒，沒有說清楚；現在，在這裏好好地給我修一所房子吧！』」

「我說：『修好了，又拆掉，我白吃苦，師父白花錢，這次要請您老人家仔細地考慮考慮才好。』」

「我今天既未喝酒，而且已經充分地考慮過了，真言行者的房子是需要三角形的，你就蓋一所三角形的房子吧！這一次當然我不會再叫你拆毀了！」

「我又重新開始造這個三角形的房子。等到做了三分之一的時候，上師又來啦！他說：『大力！你現在做的房子，是誰叫你做的呀？』」

「我急了，馬上回答道：『這是上師您親自吩咐的呀！』」

「上師搔了搔頭說：『嗯！我怎麼想不起來呀！你說的話要是真的，我不是發了瘋了嗎？』」

「『當時我就怕有這樣的事發生，所以請您老人家仔細考慮。您老人家說已經充分的考慮過了，說一定不會再拆毀的，您應該記得清清楚楚的呀！』我急急地說。」

「『哼！那時有什麼證人在場嗎？在這種壞風水的地方造三角形的房子，像修誅法的壇城，你是不是想來害我呀？我沒有搶你東西，更沒有搶你老子的財產呀！你要是不打算害我，真正想求法的話，就應該聽我的話，趕快把這座房子拆掉，把木石材料搬回山下去！』」

「因為搯石頭，做苦工，做得太久，又因為每次都是急於想造好房子，可以求法，所以工作得太拼命，太厲害。那時，我背上的肉磨破了好幾個洞，結了疤，疤又磨穿；磨穿了又長疤，痛苦難熬。我本來想給上師看，但是知道除了打罵之外，決不會有別的結果的；如果給師母看吧，又好像是故意訴苦似的，所以連師母也沒有告訴，只有求師母幫忙向上師求法。師母馬上就到上師面前說：『這樣無意義地做房子，不知道為的是什麼？你看大力真可憐，苦死他了！趕快傳他一個法吧！』」

「馬爾巴上師說：『妳先去做好菜給我吃，再給我大力喊來！』師母準備好了食物，與我一起到上師面前來。上師對我說道：『今天的我，不是昨天的我，不要那樣嘔氣

吧；你要求法，我就傳給你好了！」說完了之後，就把普通顯教的三皈、五戒傳給我了。上師說：「現在傳的不過是些普通的法而已，如果想求不共（「不共」：顯教、密宗通用的術語，密乘用得尤多。意思是：特別的，超勝的，他人所沒有的。）的祕密口訣，應該如此如此地做。」說著就把那諾巴上師苦行的傳記講給我聽。又對我說：『這樣的苦行，恐怕你辦不到吧！』那時我聽了那諾巴上師苦行傳記以後，感動得流淚，生起了堅固的信心。心裏發誓說：『上師的一切話，我都要聽從；一切的苦行，我都要克服。』

「過了幾天，我跟上師一同出去散步，又走到族人禁止造屋的要隘地方。上師對我說：『在這裏給我造一所四方形的房子，要九層，上面再建一個庫房，一共十層。這一次絕不毀掉，房子蓋好了，我傳你口訣，修法的資糧我也供給給你！』

「我想了一想說：『那麼，我請師母來作證人，好不好？』

「上師答應我的要求，說：『好！』

「上師畫好了建築圖樣，我就請師母來，在上師和師母前頂禮三次，說：『上師命我蓋房子，我起了三次，拆了三次！第一次是因為沒想好；第二次呢？師父您老人家說是喝醉了酒，沒有計畫好；第三次呢，師父您說您是發瘋了，怎麼會要我蓋三角形的房子？等我解說了以後呢，您老人家又說誰是證人？大罵我一場。今天我要請師母為我這第四次蓋房子做個

證人。師母！請您替我做一次證人可以嗎？」

「師母說：『我一定替你作證人。上師！我要做確實的證人。但是這個做房子的計畫，非常困難。這樣高的山，一塊石頭，一根木料，都要你一個人從山下搬上來，不知道這個房子要修到哪一年才好呢？其實根本就用不著在這兒造房子，做了更用不著拆掉。這個地方不是我們自己的，族人大家都發過誓說不許在這裏修房子，以後恐怕會有口舌糾紛的！』」

「我說：『師母，上師他老人家恐怕不會聽您的話啊！』」

「上師說：『妳要作證人就作證人好了，不要多嘴！』」

「於是我就開始建築這個四方形的大堡了。在我替房子奠基的時候，上師的三個大弟子——衛地的俄東去多、多日地方的吐通網太、擦絨地方的麥通總波，他們遊戲耍著幫忙，替我搬了很多的大石頭；我就用他們搬的這些石頭作為基石的一部份。等到做好了兩層房子的時候，馬爾巴上師來了，他仔仔細細地到處看了一眼，指著那些三大弟子搬運來的石頭說：『這些石頭是哪裏來的？』」

「『這……這……是俄東、網太幫著我搬來的。』」

「馬爾巴說：『你不能拿他們的石頭造房子，趕快把房子拆掉，把這些石頭搬開！』」

「『但是，您，您老人家已經發過誓，絕不拆這個房子的啊！』」

「『不錯，我是說過的，但是我的弟子們，都是修無上二次第（「無上二次第」：「二次第」即「生起」和「圓滿」次第，為無上密宗修法之根本。）的瑜伽行者，不能叫他們做你的傭人。再者，我也不是叫你一起拆掉，只是要你把你們搬的石頭搬回原處罷了！』」

「我無可奈何，只得又從頂上拆起，拆到基層，把那些石頭從山上都攆回山下原地去。上師又來了，對我說：『現在你可以再把這些石頭搬回去做基石了！』」

「我問：『您不是不要這些石頭嗎？』」

「上師說：『我不是不要這些石頭，是要你自己搬石頭，不能占別人的便宜。』」

「三個人搬的石頭，我一個人來搬，當然用了很多的時間和氣力。以後我搬的那些石頭，大家都叫它們為『大力石』。

「當我在山頂上把屋基奠好了的時候，族人大家商量著說：『馬爾巴在禁地上造房子，我們去干涉去！』有個人說道：『馬爾巴發瘋了，不知從哪裏來了一個氣力很大的青年。凡是高的山頭，馬爾巴就叫他在那裏修房子；修了一半，又叫他毀掉，把木石材料又運回原處。這一次恐怕還是要毀掉的。等他不毀的時候，我們再去干涉不遲，我們且等一等，看他毀不毀？』」

「可是這次上師卻並沒有叫我毀房子。我繼續地建築房子，蓋到了第七層的時候，我的

腰上又磨了一個大疤洞了。

「那時候族人就聚議說：『哼！這一次看樣子像不會毀掉了，起先毀了幾次，原來是想在這個地方蓋房子；這一次我們一定要把它毀掉！』於是集合人馬衝到這個房堡中來。哪裏知道上師變了許多化身，房堡的內外，早已滿佈著兵將。族人大為驚異，不知馬爾巴是從哪裏請來這樣多的兵將！這奇蹟震懾住了來攻擊的人們。大家都不敢妄動，反而禮拜、磕頭，向上師請求饒恕。以後他們也都變成了上師的施主。」

「那時，擦絨的麥通總波正請求勝樂金剛（「勝樂金剛」：無上密宗主要本尊之一，亦為白教（口傳派）修法之主尊。）的灌頂。師母就對我說：『這一次，你無論如何要受一次灌頂了！』我自己也想：『我蓋了這麼多的房子，即使一塊石頭，一箕土，一桶水，或是一塊泥，都沒有幫過忙，這一次上師一定會替我灌頂了！』

「在灌頂的時候，我就禮拜了上師，坐在受法者的座位上。上師說道：『大力！你灌頂的供養在哪裏？』

「『上師跟我說過，修了房子之後就賜給我灌頂和口訣，所以現在我敢來向您求法。』

「馬爾巴上師說：『你不過略略做了幾天小房子而已，這絕不能夠得到我從印度苦行求來的灌頂和口訣；有供養，就拿來；如沒有啊！就不要坐在密乘與義的灌頂座上！』說完，

劈！拍！就打了我兩個嘴巴，一把抓住我的頭髮，往門外直拖，口中還怒氣沖沖地說：『滾出去！』

「師母看見這個情形，過意不去，跑來安慰我說：『上師他老人家常說：他從印度求來的法要，是為一切眾生而求的；平常，就是一條狗走過他的面前，上師也要對牠說法和迴向的。但是上師對你，總是不如意，我也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但是請你千萬莫要起邪見啊！』

「滿腹說不出的委曲，絕望與悲哀交縈著，我心裏痛苦已極。夜晚，我翻來覆去地想：還是自殺了吧！

「第二天早上，上師來看我，說：『大力，你現在暫時不要修房堡了，先替我做一所城樓形的大客店，要有十二根柱子的，旁邊還有個客堂；造好了，我就傳你灌頂和口訣。』於是我又從頭奠房基，開始修造客店。師母常常拿些好吃的東西和酒給我，同時也常常很親切地安慰我。

「在大客店快要修好的時候，日多地方的錯通網崖來求密集金剛（「密集金剛」：是無上密宗的主要本尊之一。）的大灌頂。

「師母說：『這一次，你無論如何非要受灌頂不成！』就給了我一口袋黃油、一匹毛

布，和一個小銅盤，做為供養的東西。我滿心希望，歡喜地拿著供養物走進佛堂的求法座。

「上師望著我說：『你怎麼又來了？你有什麼灌頂的供養嗎？』我心裏很安定地、很有把握地說道：『這些黃油、毛布，和銅盤就是我給上師的供養。』」

「『哈！哈！哈！你的話真妙！這個黃油是某甲施主供養給我的；毛布是某乙供養給我的；銅盤是某丙施主供養我的。真妙！拿我的東西供養我，天下有這種道理嗎？你自己有供養就拿來，沒有就不准坐在這裏！』說著，立起身來，又將我大罵一場，用腳把我踢出佛堂來。我當時恨不得鑽到地下去才好。苦苦的想了一陣：這是不是我放咒殺了很多人，降雹毀了很多收成的報應啊！也許是上師知道我根本不是法器，不能受法的緣故吧！還是上師不夠慈悲，不肯授法給我呢？不管怎樣，留著這個受不得法的、沒有用的、充滿罪惡的人身，還不如死了好，還是自殺了吧！正在百思不解的時候，師母帶了會供的食物來給我，竭力地安慰了我一陣。

「失望與痛苦使我絲毫不想吃師母拿來的食物，哭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上師又來了，說：『現在把客店和房堡快點做好。一修竣工，我就傳你正法和口訣。』」

「我千辛萬苦，好不容易才把客店修好。那時，背上又磨破了一個洞，長了背瘡。這個瘡有三個膿頭，腐肉伴著膿血，爛得像一團稀泥。」

「我去請求師母說：『現在客店已經修好了，恐怕上師又會忘記答應傳法的事，所以特來請您幫忙我求法吧！』」說著，因背瘡痛得很厲害，臉上止不住露出了很痛苦的样子。『大力！你怎麼啦！害病了嗎？』師母很是駭然地問。我只得把衣服脫掉，把背瘡給師母看。師母一看，忍不住眼淚直流，馬上就說：『我要去告訴上師去！』立刻匆匆跑到上師面前說：『上師啊！大力這樣的造房子，手腳都傷了，皮膚也裂了；在背上還長了三個大背瘡，又磨成三個洞，有一個瘡還有三個眼孔，膿血模糊。以前只聽說騾馬馱東西馱得太重、太久了才會長背瘡；人長背瘡還沒聽見過！更沒有看見過！像這樣的事，人家看見或是聽見了，豈不是要恥笑我們嗎？上師，因為您老人家是一個大喇嘛，所以他才來服侍您的，起先您不是說造好了房堡就傳他法嗎？他實在太可憐了，現在請您傳法給他吧！』上師說：『說倒是這樣說過的，不過我說的是要造十層樓，現在十層樓在哪兒呀？』

「『那座大客店不是比十層樓還要大嗎？』

「妳不要東說西說的多嘴！修好了十層樓再傳他法！」上師申斥師母，忽地又想起了我背上的瘡：『喂！妳剛剛說什麼？大力長了背瘡嗎？』

「『滿背都是瘡！請您自己去看看好了！濃血一團，爛得可怕，誰看見了也不忍心！唉！真可憐極了！』師母說。

「上師馬上跑到樓梯口上說：『大力！到上面來！』」

「我想：咦！這回對了！一定要傳法了！趕緊三步併作兩步跑上了樓。上師說：『大力！把背瘡給我看看！』我就給他看。上師仔仔細細地看了一眼說：『至尊那諾巴，十二大苦行，十二小苦行，比你這個還要厲害得多！大小種種廿四種苦行，他都忍受了。我自己也是不顧生命，不惜財產地來奉侍那諾巴上師。你若真想求法，快不要這樣故意做作，裝做了不得的樣子；趕快去把房堡做好吧！』」

「我低頭仔細地想，上師的話實在不錯。

「上師就在我的衣服上做了幾個盛東西用的口袋，並且說：『馬和驢子長了背瘡，都用口袋裝東西來馱，我現在也替你做幾個口袋，好用來裝土，裝石頭。』」

「我忍不住問：『背上有瘡，這東西有什麼用處？』」

「上師說：『有用！有用！口袋裏裝土，可以免得沙土粘上背瘡！』我一想，這又是上師的吩咐，就又忍住疼痛運了七口袋的沙到山頂上去。

「上師看見我對凡是他老人家所說的一切話，無不謹守奉行；知道我是百折不撓、難行能行的大丈夫，真令人感動和讚歎。在無人的地方，偷偷地也流下許多淚來。

「背上的瘡一天天地大了起來，漸漸地痛不可忍，我就告訴師母說：『可否請您向上師

說，最好是先傳法給我，或是至少請他讓我休息休息，養一養瘡傷。」

「師母將我的話轉稟給上師。上師的意思仍舊是：房子不好，決不能傳法的。如果瘡實在需要調養，那就休息幾天也好。師母也勸我調養一些時候，等瘡傷好了再繼續做工。」

「我養傷的一段時間，師母給了我很多好吃的和滋養的東西，更是常常來安慰我。我暫時不能得到法的憂慮忘懷了一些。」

「這樣休養了一陣，到背瘡快要痊癒的那一天，上師又來叫我，卻對傳法的事情一字不提；他對我說：『大力！現在馬上造房子去！』」

「那時我原已準備要去工作，可是師母同情我，安排用計來請上師早日傳我法。所以悄悄地和我商量妥了，要裝一次假。我從上師處出來後，就細聲地哭泣著，裝著收拾行李，帶了些糶粑（「糶粑」：西藏人日常的主要食物，是一種炒熟的青稞磨為粗麵粉製成，以茶和酥油合拌而食。）要走的模樣；在上師看得見的地方，裝著要走出去，師母就假裝留我的樣子，拉著我說：『這一次我一定要求上師傳法給你，不要走了！不要走了！』半晌，兩個人拉拉扯扯地引起了上師的注意。上師叫師母道：『達媚瑪！你們倆在幹嘛？』」

「師母一聽，以為機會到了，就說：『這個大力徒兒，從遠方來上師這兒求法，不唯學不到正法，反只落得打罵和做牛馬的苦工。他現在怕求不到法就死了，所以要到別處去尋師

了。我雖是保證他一定可以求到法的，但是他好像還是要走的樣子。」上師聽了，怒氣沖沖跑進房去拿一根皮鞭子，跑出來照著我渾身亂打，說：「你這個混帳東西，起初你來的時候，把身、口、意都給我了，現在你還想往哪裏走啊？我要高興的話，就可以把你的身、口、意割成千條萬片；這是你給我的，所以我有這個權利。現在不管怎樣，你要滾，就滾好了，為什麼把我的糶粑拿走？這是什麼道理？你說說看？」皮鞭子無情地一頓亂抽，把我打倒在地。上師又來把糶粑搶了過去。那時我心中真是難過已極，但又不能向上師說這是和師母商量好了的假圈套。無論怎樣做作也抵不過上師的威力，只好跑進房去痛哭一場。師母也歎氣說：「唉！現在就是和上師扯皮拉筋，他也不會傳法的。無論如何我要想法子傳你一個法！我自己有一個「金剛亥母」（「金剛亥母」：為密宗本尊之一，為表詮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之佛母。）的修法，我傳給你吧！」我依著這個法修，雖然未生覺受，但是心中覺得很安慰、很平和。我覺得師母對我太好了，總想報師母的恩。又想，因為上師和師母，我的罪業已淨除了不少，我就決定再留下來。在夏天的時候，就幫忙師母擠牛奶，炒青稞。有時，我也的確找別的上師去，但是仔細想了想，即身成佛的口訣，只有這位上師才有，今生若不成佛，我做了那麼多罪業，如何解脫呢？為著求法，我要修那諾巴尊者一樣的苦行，無論如何，要想方法使這個上師歡喜，得到他的口訣，即生證果。於是我就一心一意地搗石頭，搬

木料，修築大客店旁邊的修定室。

「衛地的俄東去多和他的眷屬，帶了很多的供養來求『喜金剛』的灌頂。師母就對我說：『馬爾巴只愛錢！像你這樣的苦行修者，他就不傳法給你，我替你去想法子辦一份供養，無論如何要使你得個灌頂。你先把這個供養上去請求，若是還不傳法的話，我再替你去求。』說著，師母就從自己的內衣裏取出一塊龍形玉的紅寶石來給了我。我拿了這塊鮮明放光的紅寶石，走進佛堂，禮拜上師，把寶石供上，說道：『這一次的灌頂，無論如何請您老人家慈悲傳給我。』說完了就坐入受法座上了。

「上師把紅寶石轉過來，轉過去，看了又看，說道：『大力！這個東西是哪裏來的？』」

「『這是師母給我的』」

「上師微笑說：『把達媚瑪喊來！』」

「師母來了，上師就問：『達媚瑪！這個紅寶石是怎麼得來的呢？』」

「師母磕了頭又磕頭，戰戰兢兢地說：『這個寶石原來與上師沒有關係。我的父母在我出嫁的時候對我說，上人的脾氣好像不好，假使以後生活發生困難的時候，是要錢的，所以就給了我這個寶石，叫我不要給人家看見。這是我祕密的財產，但是現在這個徒弟實在是太可憐了，所以我把這個寶石給了他。請上師接受這個寶石，開恩傳授大力的灌頂。從前您屢

次在灌頂的時候把他趕出去，使他非常失望。這一次，請俄巴喇嘛及大眾徒弟幫忙我，一同請求上師。」說完了，磕頭又磕頭。

「但是上師面帶怒容，俄巴喇嘛和大家一句話都不敢說，只是和太太一起禮拜，向上師請求。上師說：『達媚瑪！妳做這樣糊塗事情，把這樣好的寶石給人家，哼！』說著就把寶石戴在頭上說：『達媚瑪！妳想錯了，妳的一切都是我的，這個寶石也是我的！大力！你有財產就拿來，我就給你灌頂！這寶石是我的東西！不能算是你的供養。』」

「但是，我想：師母一定會再三說明供養寶石的原因的，大家也都在替我求，所以我還等著，老臉厚皮地不肯走。

「大師大怒，從座上一躍跳下，大罵我說：『叫你滾出去，你不滾出去，是什麼道理？』提起腳，在我身上亂踢。我的頭俯著地的時候，他把腳踏在我的頭上，昏暗得像天黑一樣。一下子又用腳把我踢翻，頭突然仰面過來，就像天忽然發亮，金星亂冒。亂踢了之後，又拿起鞭子，大打我一頓。俄巴喇嘛來勸止上師的時候，上師那個樣子真是可怕極了。在大廳裏，跳來跳去，他的憤怒威勢真是達到了極點了！我想：除了痛苦以外，什麼都得不到，還是自殺了吧！正在痛哭的時候，師母滿眼含淚地來安慰我說：『大力啊！不要傷心啊！比你更好的徒弟，世界上再也找不著了。假定你要找別的喇嘛去，我一定替你介紹，學法的費用

和上師的供養我都會給你的啊！」照例，師母必定要參加會供輪（「會供輪」：即每月一定的節日，或者有灌頂等特別法會時，密乘修行人舉行集會，供養諸佛本尊，唸誦儀軌，祈禱發願，陳設供品，叫做會供輪。）的，但是那一次，我哭了一夜，師母也就陪了我一夜。

「第二天早上，上師派人來喊我去，我以為是傳法，又跑去了。上師說：『昨天沒有給你灌頂，你心裏不高興嗎？起了邪見沒有？』」

「我說：『我對上師的信心毫未動搖。我想了很久，這是我的罪太大的緣故，心裏傷心得很。』我一面說一面哭。上師說：『在我面前哭，而不懺悔，是什麼道理！滾出去！』」

「我出來之後，好像得了神經病症一樣，心神通苦萬分。我心中想到：『真奇怪！我造罪的時候，學費也有，供養也有。怎麼學法的時候，學費也沒有了，供養也沒有了，窮得變成這個樣子。只要有造罪時候的一半的金錢，也就可以得到灌頂和口訣了。現在這個上師沒有供養物是不會傳我口訣的，到別處去也沒有供養物，有什麼用！無財則不能得法，與其將無法的人身來集聚罪業，不如自殺了吧！唉！到底怎樣好呢？』這樣東想西想，胡思亂想，結論是：求財第一！那麼去替有錢人家當差，貯一點工錢來做求法的資糧好嗎？還是做惡事、放咒術來找錢呢？還是索性回家鄉去吧！看見母親多麼高興啊！回家鄉倒好，就是不一定能找到錢！唉！不管怎樣，求法也好，求財也好，總要求得一樣，在這裏總不是辦法。於

是決定離開。又因為拿一點上師的東西，就只有挨打挨罵，所以連一點食物都沒帶，只拿著自己的書物就走了。

「走在路上，想起了師母的恩德，心中很難過。我走到離扎絨只有半日路程的時候，已是中午要吃午飯的時候了。我就討了點糶粑吃。又向人家借了一個鍋，在外面草地上燒起火來，燒了點水喝。過了半天，我心裏想：我在上師處做的工作，雖然一半是為服侍上師，一半也是自己吃飯的工錢；安慰我內心的精神食糧，有師母的慈愛。師母待我這樣好，今天早上，我卻沒有向師母辭行，不說一聲就走了，實在豈有此理。自己這樣一想，就想回去了，但是卻沒有勇氣。等到我去交還水鍋的時候，那個主人老頭子對我說：『年紀輕輕的，什麼事不好做，要來討飯吃？你要是識字，就可以替人唸經；不識字，替人做工也可以混到衣食的啊！喂！小伙子，你識不識字啊？會不會唸經呢？』

「我雖然不常唸經，但會卻是會的！」

「那麼，正巧極了，我正要請人唸經，就請你替我唸五、六天經吧！我會給你供養的！」

「我歡歡喜喜地說：『好！』」

「於是我就在老頭的家裡唸『般若八千頌』。經中述說著有一個名叫常啼菩薩的故事。那位常啼大菩薩跟我一樣窮，但他為了求法，連生命都不顧。人人都知道，把心挖出來是只

有死的；但是他為了求法，仍舊毅然把心挖出來。跟他比起來，我這點苦頭真算不得是苦行了！於是我想，上師也許會傳法的，不傳也不要緊，師母不是說過介紹我給別的喇嘛嗎？這樣一想，於是我又動身回去了。

「在上師那一方面，等我走了以後，師母就對上師說：『您老人家把一個無比的仇人趕走啦！他不在這兒了，現在您該快活了吧！』」

「馬爾巴上師說：『妳說的是誰啊？』」

「您還不知道嗎？就是那個您見了跟仇人一樣的，專給他苦吃的大力呀！」

「上師一聽，臉色馬上變青白，淚如雨下，合掌祈禱道：『口授傳承的歷代上師啊！空行及護法啊！請使我那宿善的好弟子回來啊！』說完了，默然無言。

「我回去之後，先去頂禮師母，師母非常歡喜說：『啊呀！這一下我放心了，上師這一次恐怕要傳給你法了。當我告訴他，說你走了，他老人家喊著說：『使我宿善的好弟子回來啊！』他連眼淚都流出來了！大力！你已經把上師的慈悲心引出來了！』我心裡想：這不過是師母安慰我的話罷了；假使是真的流眼淚，而又叫我為宿善的弟子，那當然是滿意我的表現，不然只是說：把他喊回來，而仍不給灌頂和口訣，那麼我這個所謂『宿善』也是最下的。我如果不到別的地方去，痛苦又會找上身來的！正在這樣暗自思量的時候，師母就告訴

上師說：『大力不肯捨棄我們，他又回來了！叫他到您面前來頂禮好不好？』

「馬爾巴上師說：『哼！他倒不是不肯捨棄我們，他是不肯捨棄自己！』」

「我去頂禮的時候，上師就說：『你不必性急，不能胡思亂想，要是至心求法的話，應該為法捨棄性命。去替我做一間三層樓的房子，做好了就給你灌頂。我的糧食也不多，也不能讓人白吃的。你要是心裡想不過，要出去旅行，隨時你都可以走的！』」

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就出來了。」

「我跑到師母那裡，對師母說：『我很想我的母親，上師又不肯傳法給我。他仍說把房子蓋好了再傳法，可是等到房子真的蓋好了，又是絕不肯傳，還要打罵。我決定回家鄉去了，願上師和師母兩位老人家，平安無事，百事吉祥。』說完了，捲起行囊就準備走路。」

「師母說：『大力呀！你說的話不錯。我一定幫你去一個好上師。俄巴喇嘛是上師的大徒弟，他是得了口訣的，我要想一個辦法把你送到他那裡去學法，你先不要忙，暫時住幾天。』於是我就沒有走。」

「至尊大梵學者那諾巴上師，每月初十，一定要舉行廣大的會供輪。承繼這個規則，馬爾巴上師也經常在每月初十行會供。那一天，又是初十，照例修會供輪，師母用了一大口袋麥子，釀了三種酒：一種是濃酒，一種是淡的，一種是中平的。師母請上師多喝濃酒，其餘

的喇嘛喝中平的酒，我跟師母就喝淡酒，而且只是裝樣子略略地沾了一點。那天敬酒的很多，喇嘛都喝得醉倒了。上師也喝醉了。等到上師醉意朦朧的時候，師母就偷偷地走進上師的寢室裡去，從上師的手提小箱內拿出了上師的圖章和印件，和那諾巴大師的身莊嚴（「身莊嚴」：身上所用的飾物。「莊嚴」就是裝飾的意思。）及紅寶石印。師母把早準備好的一封假信拿出來，偷蓋了上師的印，把印悄悄地仍舊放回箱子裡。把假信、紅寶石，和身莊嚴用美麗的布包著，用蠟封了口，交給我。對我說：『你說這是上師送給你做為供養俄巴喇嘛的，現在你趕快到俄巴喇嘛處去。』

「我叩別了師母，帶著信件就動身到衛地去。過了兩天之後，上師問師母說：『現在大力在做什麼事？』」

「『他走了！別的我都不知道！』」

「『他到哪裡去了！』」

「『他那樣苦苦地做房子，您不但不傳法，還要打他罵他。他現在走了，去找別的上師去了。他本來想告訴您的。但是又怕您老人家打他，所以沒敢告訴您就走了，無論怎樣我也留不住他。』」

「師母說完之後，馬爾巴上師的臉馬上就變青了，問道：『他哪天走的呀？』」

「昨天走的！」

「上師默然思維一下說：『我的徒弟不會走遠的！』」

「我走到衛地孔慶山的時候，俄巴上師正在與許多喇嘛講『喜金剛本續』正講到：

「『說法是我法亦我，聽法諸眾亦是我，我為成就世界主；世出世間亦為我，我即俱生歡喜大自在。』」

「正講到這裡的時候，我就在遠遠的地方向俄巴上師禮拜，上師就脫帽答禮說：『這是馬爾巴學人禮拜姿勢，修法的緣起很好，將來這個人當成就為一切法之王。你們去看看，是哪一位？』一個比丘跑過來看我，他原是認識我的，就說：『哦！原來是你，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呀？』」

「我告訴他：『因為馬爾巴上師非常忙，沒有時間給我傳法，所以到這裡來請法的。馬爾巴上師叫我帶那諾巴的身莊嚴和紅寶石的印章，做為許可求法的憑證。』」

「那個比丘就跑回去跟俄巴上師說：『大力來了！』又一五一十的把我的話說了一遍。

「俄巴上師非常歡喜地說：『上師那諾巴的身莊嚴和玉印到我這裡來，真如優鉢曇花開，甚是難得希有，不可思議！我們應當恭敬迎接。現在暫時停止說法，你們聽眾快點到廟裡去把華蓋、勝幢、莊嚴、樂具等拿出來；再叫大力在外面稍微等一下。』」

「那個比丘就叫我外面等候片時。後來我頂禮的這塊地方就被叫做『禮拜崗』。

「不一會兒，在華蓋、寶幢和音樂齊奏的盛大歡迎中，大眾擁著我進了大殿。頂禮完畢，供養了禮物；俄巴上師流著淚把身莊嚴頂戴在頭上；祈請加持之後，把它放在壇城的中央，又用各種勝品、妙物圍繞供養著。然後方拆開我帶來的書信，信上說：

「『俄巴法身金剛知悉，余正閉關入定，無暇教導大力，故令彼來汝處求法，汝應予以灌頂及口訣。茲贈那諾巴大師身莊嚴及紅寶石以表印可。』

『俄巴喇嘛看完了信，對我說：『這是上師的命令，灌頂和口訣，無論如何要傳給你。我很久以前就想叫你來我這裡學法；這次你自己來了，真是上師的恩惠。』說到這裡，忽然停頓了一下，又說：『啊！大力！我想起來了！雅絨、恰抗、和打開通這些地方，時常有很多喇嘛要我這裡來，但是多雅波地方的那些壞蛋，總不讓他們供養我。你先去向他們降雹，然後我就傳你灌頂和口訣。』

「我聽了心中一驚，暗想：我真是個罪惡深重的人啊！每到一個地方就要作惡！我到這裡來原不是為了降雹害人，而是為學正法才來的；沒料到來就又要造罪。設若不去降雹，就違背上師的意旨，不用說，法一定也是求不到了；倘若真去降雹，那就又要造一次罪過。唉！只好還是遵照上師的吩咐去再降一次雹吧！

「我無法，只得準備了修法的材料，以真言加持後，帶到了多雅波村中。剛修完了法，在冰雹將要降下來的時候，為了要躲冰雹，我趕忙地找到了一個老婆子家裡去借宿。霎時，空中雷電交作，黑雲層層地奔馳而來。在大冰雹還未來，先頭的一陣小冰雹降下的時候，那個老婆子就哭著說：『天啊！冰彈子把我的麥子打了，以後我拿什麼來生活啊！』」

「老婆子的話又令我的苦惱湧上了心頭：『唉！我真是作大罪惡的人喲！』就向老婆子說：『老婆婆，妳的田在哪裡？是什麼樣子？快畫一個圖給我看！』老婆婆說：『我的田是這樣的！』就畫了一個像長嘴唇皮一樣的三角形。我立刻結了『指示印』，用一個鍋蓋在那三角形的圖上。老婆子的田因此而得了保全，沒有被冰雹損壞。但是有一小塊角落，因為沒有蓋好，所以那一小塊地的收成就被一陣狂風暴雨吹得無影無蹤了。半晌，冰雹停止了，我跑出屋去一看，兩個村子的山上都發生了大洪水，把所有的田都沖得一點不剩。只有老婆子的田無多損害，禾苗依然欣欣向榮。卻也奇怪，以後任何降雹的時候，這塊田總是不落冰雹。這個老婆子也就再不用出錢去請喇嘛修法防雹了。」

「我在歸途中，遇見兩個老牧羊人，他們的牛羊都給大水沖跑了，我對他們說：『今後不要再搶俄巴喇嘛的弟子了，要是還要再搶的話，我會再來降雹的！』」

「受了這次的威嚇，果然這兩處地方的人再也不敢搶劫，並且慢慢地都向俄巴上師生起

了信心與恭敬，變成俄巴上師的檀越了。

「我在一塊長滿荊棘的草地上，拾集了很多小鳥的屍體和很多被冰雹打死的山鼠。我用衣服把這些屍體包好，裝了滿滿的一包，揹了回來。回到廟中，一見上師，我就把這一大堆鳥獸的屍體堆在上師的面前說：『上師老人家啊！我是來求正法的，誰知又作了惡業，請上師慈悲看看我這個大罪人吧！』說著就唏噓痛哭起來。

「俄巴上師很安詳地說：『大力！用不著害怕，那諾巴、梅紀巴的法統加持，能令大罪人於清淨法性中超度解脫。於一剎那間令幾百鳥獸皆能得度的口訣，我是有的！這一次給冰雹所打死的一切眾生，未來在你成佛時，都將往生你的淨土為聽法的第一會眾。這些眾生在未能往生之前，靠我的力量，可以不墮惡趣；若是不信，你看！』上師靜思片刻，於一彈指頃，一切鳥獸的屍體都甦醒復生，忽然間都動轉起來，走的走，飛的飛，都跑掉了。

「我看見這樣稀奇殊勝的真實道行，心中無限地歡喜和羨慕，倒悔恨當時殺得太少了，否則豈不是可以多度一些眾生嗎？

「於是俄巴喇嘛就傳法給我，在喜金剛的壇城中得了大灌頂和口訣。

「我找到一個古老的崖洞，崖洞的入口朝向南方，從洞口處可以看見上師的住宅。我把崖洞略事修補，就開始在洞內精進思惟上師所傳的法。但是因為馬爾巴上師沒有印可，所以

我雖然努力修習，仍是毫無解證效驗。

「一天，俄巴上師來問道：『大力！你早該有如是如是的覺受了，你現在怎麼樣啦！』」

「我什麼覺受都沒有！」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在我這個法統傳承之內，若是戒律沒有毀犯，覺受證解的功德，沒有不馬上成就的；何況你又是相信我才來的！」上師又沈思了一會兒，接著又彷彿是自語：『若是沒有馬爾巴上師的許可，他不會給我許可的表記呀！咦！真奇怪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』然後又對我說：『你再試著好好地精進思惟吧！』

「上師的話使我心裡非常恐怖，可是又不敢說出這事的原委，就心中盤算著：無論如何要得馬爾巴上師的許可才是，一面則仍舊精進不懈努力地修持。

「那時，馬爾巴上師替他的兒子起了一所住屋，寫了一封信給俄巴喇嘛說：

「『余子住宅，現需木材，汝處所出產之杉木可盡量送來。房屋築成後，將誦大般若經，並舉行慶祝典禮。爾時，汝應前來參加。大力是惡人，現時諒必仍在汝處，攜之同來可也。』」

馬爾巴字

「俄巴喇嘛就把信拿到我這裡來，對我說：『上師信上為什麼稱你為惡人呢？這究竟是

怎麼回事啊？看起來恐怕你沒有得到上師的許可吧！」

「我只得照實地說：『是的！我並沒有得到上師自己真正的許可，信和那些送給你的東西，都是師母給我的！』」

「『哦！哦！原來如此啊！那麼我們兩人都做了一件無意義的事情了。不得上師的許可，生不起功德是當然的。唉！那也是沒辦法的事！他要你與我一齊去呢！』」

「我說：『好吧！我也只有去！』」

「『那麼，等我送了木料以後，選個好日子去吧！現在你還是可以繼續在這裡修定。』
俄巴喇嘛很慈祥地對我說。

「過了幾天，俄巴喇嘛這裡的人都知道我快要走了，於是都跑來我這裡閒談，談些慶祝新宅和慶祝馬爾巴兒子成年的事情。其中有一個剛從馬爾巴上師處回來的喇嘛，過來找我，我就問他：『他們有沒有問起我在做什麼事情啊？』那個喇嘛說：『師母曾經問我：我的大力在做什麼事啊？我就告訴她：你正在修定。師母又問：除了修定之外，他還做什麼別的事情沒有？我說：他只是一個人住在無人的崖洞裡靜坐。師母說：他忘記把這個東西拿去了，他在我這裡的時候，只喜歡玩這個東西，請你帶給他吧！說著就把這幾個土做的骰子給了我。』喇嘛當時就把帶來的骰子交給我。我手裡摸著骰子，心裡不由得便想起師母。」

「那個喇嘛走了以後，我玩弄著骰子，心中暗想道：我從來沒有在師母面前玩過骰子，為什麼師母說我只喜歡玩這個東西，是不是師母不喜歡我呢？我又想起我的祖父為了幾個骰子才流落在外。東想西想，忽然一不留神，骰子掉在地上跌碎了，碎成兩半，中間有一張小紙片露了出來。拿起來一看，上面寫著：『徒兒！上師會傳給你灌頂和口訣，請你跟著俄巴喇嘛一起回來吧！』我看完信，欣喜極了，就在洞中喜得東轉西轉地亂跑。過了幾天，俄巴喇嘛對我說：『大力！你也要準備動身了！』」

「俄巴喇嘛除了留下馬爾巴上師所賜給的加持品之外，把一切佛像、經典、法器、鈴杵，和一切黃金、玉石、綢緞衣著、日用品等一切的一切都一起帶走；只留下一頭跛足的老山羊。這頭跛山羊，不但年老，而且性情怪僻，從來不肯與別的羊在一塊兒走，所以只好留下。其餘所有內外全部的財產，都準備一齊供養馬爾巴上師。」

「俄巴喇嘛給了我一匹綢子，對我說：『你是個好弟子，你把這匹綢子拿去，做拜見馬爾巴上師的禮物好了。』俄巴上師的太太，也給了我一口袋的酥油、點心，對我說：『你拿這個去供養達媚瑪師母吧！』」

「帶了俄巴上師和師母給的東西，我就和俄巴喇嘛大眾動身了。快要到羅扎烏谷的時候，俄巴上師就說：『大力，你先去告訴師母，說我們來了，看看能不能給我一杯酒喝！』」

我就奉命先去了。見到了師母，把一口袋的酥油點心供上，說：『俄巴喇嘛來了，請您給他一杯歡迎酒喝。』

「師母見了我非常歡喜，說道：『上師現在正在睡房裡，你去向他說一說吧！』我心驚膽戰地走進上師的寢室。上師正在床上面向東方入定。我就對上師禮拜，把一匹綢子供上。上師不看我，把頭轉到了西方去；我又走到西方，再禮拜；上師又掉轉頭向南方去。我只有說：『上師！您老人家為著譴責我，不受禮拜。但是俄巴喇嘛帶著身、口、意及一切所有金、銀、玉石、牲畜及其他財產來供養您老人家，他希望您賜一杯歡迎酒，請您發一發慈悲滿他的願吧！』馬爾巴上師聽了立刻示現出大我慢相，彈指一鳴，用憤怒而可怕的聲音說：『當我從印度把不可思議的三藏祕密、四乘心要、殊勝的口訣帶回西藏的時候，前來歡迎我的連一個老鼠都沒有，現在他是什麼東西！把他那一點財產拿來，就要我這個大譯師去歡迎他！還是不要來的好！馬上給我滾回去！』

「我退出房來，把上師的話告訴師母。師母說：『上師的脾氣實在太壞了！俄巴喇嘛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們應該歡迎的，我們母子二人去迎接吧！』我說：『俄巴喇嘛不敢希望上師父母親自迎接，只希望給他一杯酒就夠了。』

「但師母說：『嗯！不不！我還是要去！』就帶了幾個喇嘛，拿了很多酒，一起去迎接

了。

「開慶祝會的時候，羅扎烏谷三村的大眾，都聚集在一起，大開酒宴，慶祝馬爾巴上師的兒子成年和新宅完成。在酒筵前，馬爾巴上師唱了一首吉祥歌：

祈請承恩上師前，
我此法統真堪寶；

無壞無漏吉祥好，
願更光大添吉祥。

殷勤為向上師禱，
法廣且隆吉祥添；

不毀不墮不傾倒，
吉祥充溢誤謬少。

捷徑能通無上道，
但願吉祥與時增；

吾道光明如雲興，
我乃譯師馬爾巴。

願以深廣身口意，
祝此吉祥無有涯；

惟望吉祥日日加，
上師本尊與空行；

加持成就吉祥盛，
願更光大添吉祥。

徒眾眷屬蔚成行，
如子如女在一堂；

信心淨戒起芬芳，
吉祥光大歎無疆。

施主鄉人與親戚，
結緣集善福來錫；

一切事業與行為，
利生成佛交相期；

願更光大吉祥添。
天神鬼眾遍三有，

威猛勇斷吉祥厚，
願更光大吉祥添。

勝哉此會集人天，
慶喜福德兆綿綿；

願更光大吉祥添。

「馬爾巴上師唱完了吉祥歌之後，俄巴喇嘛就把所有的東西供上，說道：『上師啊！我的身、口、意，一切都是屬於您老人家的。這一次來，家裡只剩下一隻跛足的老母山羊；牠是羊羣的祖母，但是因為老得不堪，又是跛腳，所以才把牠留下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帶來了，都供養給上師。請您傳我深遠殊勝的灌頂與口訣；特別希望您傳我耳承派（「耳承派」：這派的傳法極端祕密，由上師親口傳授口訣，弟子親聆耳承，所以叫做耳承派。）的奧義口訣！』說完又向上師禮拜。

「馬爾巴上師歡笑地說道：「哦！哦！深遠殊勝的灌頂和口訣，乃金剛乘的捷徑，依此口訣，無須曠劫修行，此身即可成佛，乃一切口訣中的特別口授。為上師、空行之所付囑。你既是要求法，你那個母羊雖是又老又跛，不拿來仍是不能稱為全體供養的。我這口訣還是不能傳給你的，別的法我早都已經傳給你了！」說完了，大眾一起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俄巴喇嘛說：『把那個老母羊供養了以後，您老人家肯傳我法嗎？』馬爾巴上師說：『要是你親自去拿來，我就傳！』」

「第二天散會以後，俄巴喇嘛就一個人跑回去，把母羊掙回來供養給上師。馬爾巴上師非常歡喜地說：『所謂祕密真言乘的學人，就是要像你這樣的弟子。其實，一隻老山羊，對我有什麼用呢？不過為了奉法和重法的緣故，這樣做，是必需的！』後來馬爾巴上師就傳了他灌頂和口訣。

「過了幾天，遠方來了幾個喇嘛，和上師這裡的少數幾個人，大家都集合起來，正在做會供輪。馬爾巴上師在自己身邊放了一根很長的梅檀木的棍子，眼睛張得大大地瞪著俄巴喇嘛，手結忿怒印，聲色俱厲地說：『俄頓瓊巴！你對聞喜這個惡人，傳給他灌頂及口訣，理由何在？』一邊說著，一邊瞧著身邊的棍子，手也慢慢地伸過去拿那根棍子。俄巴喇嘛嚇得發抖，一面磕頭一面說：『是您老人家給了我一封信，許可我傳法給聞喜。同時又賜給我那諾巴大師的身莊嚴和紅寶石玉印；我之傳法與大力是奉命行事的。還要請您老人家原諒！』說了之後，嚇得東張西望，不知怎樣才能使上師息怒。

「上師以忿怒的威嚇印指著我說：『你這個混帳東西！這些都是從哪裡來的！』那時，我心裡痛得跟刀割一般。因為過於恐怖，渾身顫慄，話都幾乎說不出來了！戰抖抖地勉強說

道：『那……那……那是師母給我的！』上師一聽，一下子就從座上跳下來，拿起木棍就去打師母。師母早就知道這件事會發生的，所以遠遠地站在外面，她一見情勢不妙，拔腿就往房裡跑；跑進房，『拍嗒』一聲把房門關上了。上師一面咆哮著，一面追過去，用棍子狠狠地打門；打了半天才回到座上，說道：『俄頓瓊巴！做了這種不合道理事情的你，趕快去把那諾巴大師的身莊嚴和玉印拿來！』一面說一面搖頭吁氣，大發雷霆。俄巴喇嘛急忙磕頭，馬上就去取玉印和身莊嚴。

「這時我和師母一起跑到外面，看見俄巴喇嘛出來了，就哭著對他說：『將來求您引導我！』」俄巴喇嘛說：『沒有上師的允許，我來引導你，是會跟這次一樣的。對於我們兩人都沒有益處。所以還是要請你住在這裡，等你得到上師的加持許可之後，無論如何我是要幫忙你的！』

「我就說：『我的罪障很重，上師和師母都為我受這樣的痛苦，今生此世不能修法成就，還是自殺了吧！』就拔出小刀（藏人多隨身佩帶小刀）來自殺。俄巴喇嘛一把抱住了我，眼淚不住地流著說道：『啊！大力，我的朋友啊！莫要這樣做啊！世尊教法的究竟是祕密金剛乘。金剛乘的教義說：自身的蘊、界、處，就是佛陀，在壽命未終的時候，即使行轉識法（『轉識法』：為六種成就法的一種，是密宗修淨土之方便；此法成就，可得生死自

在。），都有殺佛之罪。世上再沒有比自殺更大的罪了；就是在顯教中也說：沒有比自斷生命更重的罪了。你要好好地想想，放棄自殺的念頭吧！上師也許會傳法給你的；就是不傳也不要緊，向別的喇嘛去請法也是可以的。」正說的時候，所有大眾喇嘛都對我表示同情，有的來安慰我，有的到上師處看有沒有請求傳法的機會。那時我的心大概是鐵做成的吧？不然一定會痛碎了的！我密勒日巴半生積罪如山，為求正法便受了這樣的大痛苦！」

尊者說完之後，聽法的大眾中，沒有人不在流淚，有的生起厭世和出離的心，有的聽了悲傷過度竟暈倒了！

惹瓊巴就向密勒日巴尊者說：「上師尊者！馬爾巴上師最後是以什麼因緣傳法給您，加持於您的呀？」

密勒日巴說：「我想自殺的時候，喇嘛們跑上跑下地勸我，求上師。一會兒，馬爾巴上師心情平息下來了，說道：『哦！噉達媚瑪來！』師母來了以後，上師問道：『俄巴法身金剛他們到哪裡去了？』」

「師母說：『俄巴上人因為您老人家的命令，去取那諾巴的身莊嚴和玉印，走到門外的時候，正遇見大力要自殺，求俄巴上人在他死了以後超度他。他們現在都在勸解大力呢！』」
「上師聽了，兩眼禁不住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『這樣好的弟子！將祕密真言乘學人所應具